

第78

巴 家

全家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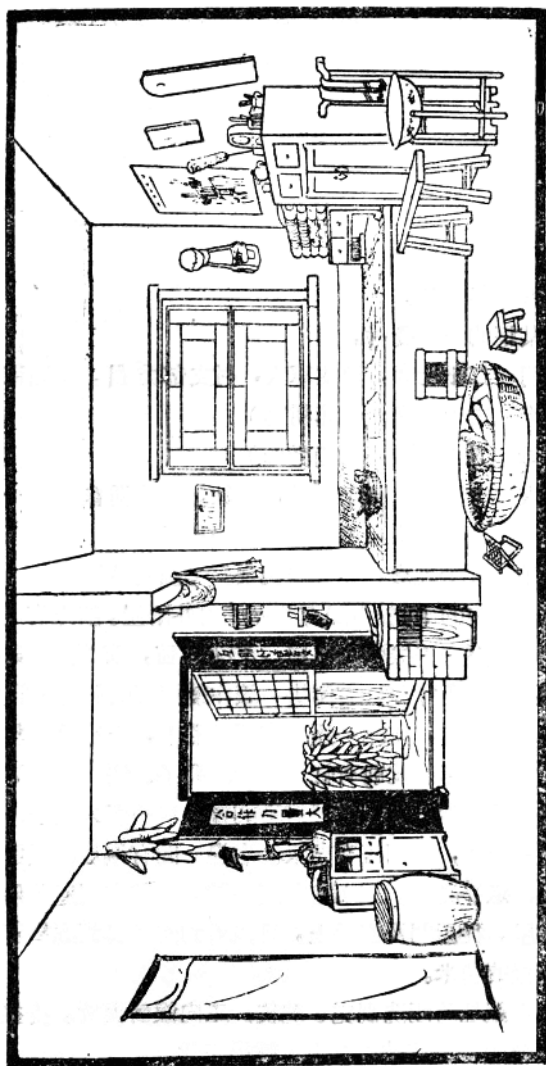
(獨幕話劇)

李 玉 山 作
山東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個劇本是通過一個家庭內部的糾葛來反映當前農村中兩條路線的鬥爭的。村幹部姜振明積極籌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並帶動組員幫助單幹戶解決困難，還打算把餘糧全部賣給國家，換頭大牲口，為成立合作社準備條件。可是他母親却瞞着兒子，要把餘糧賣給奸商，並且聽信奸商的話，還要放債來逼着單幹戶賣地。經過複雜的鬥爭和各方面的教育，終於扭轉了母親的思想，使她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全家都同意姜的意見，決心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江振董設計景佈



時 間：一九五三年初冬。

地 點：膠東某縣的一個農村。

人 物：姜振明 二十七歲，轉業軍人，村支部委員。（簡稱姜）

姜 妻 二十五歲。（簡稱妻）

姜 母 五十六歲。（簡稱母）

姜春霞 十九歲，青年團員，姜妹。（簡稱春）

孫老五 三十五歲，糧販子。（簡稱孫）

吳大娘 五十九歲，姜母的親家。（簡稱吳）

佈 景：三間正房中的兩間，中間有牆隔成內外兩屋。牆上有門相通，左邊的裏屋是姜振明的住屋，正壁是窗，窗的左側，掛一軍帽及一綠色背包，右側掛一鑲在鏡框裏的戰鬥模範獎狀；臨窗有一土炕，炕的一邊放有「被摺」，上有疊得整整齊齊的嶄新的被褥；炕前有紅漆大櫃、凳子、洗臉盆架等物；左壁掛有毛主席像及拖拉機耕種的畫片和一面大鏡子；靠裏門處放一簸籬，裏面盛有苞米。右邊一間有鍋灶、飯櫥、水缸及鋤、鍬等農具。正面有門通外院。右壁有門通姜母與春霞的住屋。從屋門及窗戶上，可以看到院子裏到處掛着、堆着黃澄澄的苞米。

幕 啓：姜妻在鍋灶前剛洗刷完了碗筷，正向飯櫥裏放。姜振明在炕前釘蠟頭。小孩躺在炕上，睡得正甜。

姜：（釘着釘着唱了起來）「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打敗了日本狗強盜，消滅了蔣匪軍。我是一個兵……」

妻：（用圍裙擦着手走進裏屋）我說你這一個兵，可真夠上積極啦，剛推開飯碗，就來這裏忙什麼？（一面說一面解圍裙）

姜：修理修理武器，打仗啊！

妻：怎麼？你又要去刨地？（把圍裙扔到炕上）咱互助組的地，不是都刨完了嗎？

姜：互助組的地是刨完了，今天是幫着別人刨。

妻：幫着別人？誰？

姜：二老頭哪！

妻：二老頭是個單幹戶，怎麼幫起他來啦？

姜：哎！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啦？（用手指妻）你這個腦袋呀，可真得擦點油啦。

妻：（笑着把姜的手一推）看！還有你這號的支部委員！你這是對羣衆的態度？人家哪點想的不對，你應該提出來，給俺分解分解呀！

姜：噢！這麼簡單的道理你也搞不清呀！我問你，單幹戶有了困難，咱是不是就該站在一旁看熱鬧？

妻：（知道自己想的不對，不好意思地瞅了姜一眼，走到炕邊，拿起一件棉襖，坐下縫起來。）

姜：（只顧低頭幹活，還以為妻在身旁）你說呀！（不見回答，抬頭見妻已走）你看！我這裏還等着聽你發表意見哩，你倒開了小差啦。

妻：俺還有什麼意見？單幹戶有了困難，就應當幫助唄！

姜：噫！這不就結啦！（拿起釘好了的鐮，照量了一下）要細追究起來，二老頭弄到這一步，我還真得負責任哩。

妻：你就是好往身上攬小棉襖穿！這怎麼能怨你呢？今年春天，你動員他參加互助組，費了多大的勁，他不聽又有什麼辦法？

姜：還是怨我沒有能耐，辦法太少啦。（放下鐮）

妻：二老頭那個強眼子脾氣，天神也難治他。那時候你剛從隊伍裏回來，他覺着種地的本事，比你大得多，當然不聽你的啦。

姜：你看他如今落到什麼地步？人，病啦；地，荒啦；飢荒，拉下啦；牲口，賣啦；現在還要賣地。

妻：賣地？

姜：是啊！你說村裏出了這樣的事，我這個支部委員，能說沒有責任？（順手在櫃上拿起一本「時事手冊」翻閱着）

妻：那你怎麼辦呢？

姜：怎麼辦？說什麼也不能叫他賣地呀！咱們互助組裏的人們合計了一下，打算先幫他把荒了的地刨出來，再給他湊些糧食，把眼前的困難給他解決了。……

妻：以後呢？

姜：以後還得領着他往正道上走哇！他吃了這麼大的虧，也該醒過來啦。今天去幫他刨地，順便再好好教育教育他。第一勸他不賣地，第二得動員他入社。

妻：哎！你們這些當幹部的，操辦了這麼些日子啦，這合作社可還有點影影？

姜：成立社是一定啦。上級同意，羣衆贊成。可是得先把準

備工作都做好了，省得戒了社以後打麻煩。哎！我打算在入社以前，把咱那頭老牲口倒騰一下，換上一匹大馬。

妻：換匹大馬？

姜：是啊！這不服歇着就使換上新農具啦，咱那個老牲口，就更不頂用啦。成立了社，得多要幾個挺妥的牲口啊。今天幫二老頭刨完地，把問題幫他解決了，明天我就想去倒換牲口，因為後天還得到區裏去開會。

妻：你打的這個譜是不錯，可是倒換牲口錢在哪裏？

姜：錢！那不是在西廂屋裏。

妻：西廂屋裏？噢！你說是賣糧食呀！

姜：是啊！咱今年能剩兩千多斤糧食，我打算全部賣給供銷合作社。

妻：你跟媽媽商議來？

姜：還沒有哇。

妻：媽能願意？

姜：我就是怕她不願意，所以還沒提哩。這兩天我看她老人家像有什麼事似的，前天下午在孫老五家裏玩了半天，這裏邊準有問題。這不上面說的明白：（指書給妻看，念）「擺在農民眼前有兩條路：一條通到社會主義；一條通到資本主義。」咱可不能讓媽媽走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呀。我不常在家，你可得留點神，歇着機會也常開導開導她。

妻：你倒推得乾淨，你這個支部委員幹什麼？倒教我這個做媳婦的來教育婆婆。

姜：我當然也有責任！咳！談起這一點來，我做的是太不夠了。從我來家，看咱媽媽管哪都挺進步的，什麼事也跑在頭裏，我就沒有對她經常的關心。可是從今年秋收以後，媽媽一看打的糧食多啦，她那個個人發財的思想，也就在腦子裏發了芽啦；咱們可得好好地幫助她，不能叫她這種思想長大呀。等我回來，就把賣糧的事和她啦啦，你也幫着點。哎！別光顧說話啦，還得幹活去哩！

妻：咳！黑夜開了半宿會，今天又得去幹活。

姜：你這不也在幹活嗎！昨天夜裏你也剝了半宿苞米啊！

妻：還有臉說哩，那不是為了等你？（情意深長地看了姜一眼，笑着低下頭去）

姜：（也幸福地報之以笑，欲拿襪下）

妻：（站起來）你先別走！（放下針錢，到櫃裏取一棉襖）給你！

姜：幹活，穿它幹什麼？我不要！

妻：還不要？昨天夜裏回來，看你凍成什麼樣啦？這麼大的人，天冷你也不知道，還得人家給你操這份心！快穿上吧！（硬給姜往身上穿，不小心，碰倒了大鏟，「乒」地一聲，把孩子驚醒了，孩子哭，她忙去抱起來）噢！噢！……

姜：（走到孩子跟前，逗引）喂！小拖拉機手！來，我親親！（吻孩子）

妻：我看！你就先替我抱一抱你這個小拖拉機手吧！

姜：這怎麼能行？人家要去幹活，你倒叫人家抱起孩子來

啦。

妻：你沒看我這裏幹什麼？媽叫我趕快給她把這領子上起來，她等着穿。

姜：她不是有一件穿着嗎？

妻：她想穿這件新的，你不知道今天吳大娘要來嗎？

姜：怎麼？親家來了，還得打扮打扮？

妻：媽的脾氣你還不知道？管哪都要強！這一次吳大娘來，她老人家打心眼裏要跟人家比量比量哪。

姜：她跟吳大娘比量，那可差點成色，不說別的，人家吳大娘聽說村裏成立合作社，連「梗兒」沒打就入上啦，可是咱媽呢？

妻：哎呀！你快別說了，叫媽聽見，非生氣不可。

姜：你就怕得罪媽媽！

妻：家裏這麼幾個人，為什麼不叫大夥都樂樂呵呵的呢？

母：（在後聲）你這些窮雞，就像是一百輩子沒撈着吃的一樣，搶什麼？

妻：媽來啦！你快走吧！用不着你給抱孩子啦。

（姜拿起鑊來，走到裏屋門口。姜母由外屋門上）

母：（向外）噉嘶！噉嘶！你這些死冤家！外邊有吃的，跟我進屋來幹什麼？（把手裏的糧食往外一扔）都給你吃了吧！（拍打乾淨了手，回身欲進屋）

姜：媽！（笑着）你怎麼又用糧食餵雞？

母：嘖！嘖！看你，又跟你妹妹一樣，要訓我啦！我這是剛才在西廂屋裏打掃地，劃拉了這麼點碎糧食……

姜：（忙接上）噢！這怨我不了解情況。

妻：（抱着孩子走到門口）咱媽媽也知道節約啊！（姜欲下）

母：你又上哪？

姜：刨地去。

母：怎麼又刨地？

姜：是啊！又刨地。（笑着出去）

母：（沒有辦法地望着姜出去了，一乍撒手）咳！（轉身向妻）
你怎麼又放他走啦？

妻：媽！你不是也沒留住他？

母：（走進屋裏）咳！這孩子！就是不聽話。（向妻）咱的
地不是都刨完了嗎？

妻：他是幫着人家去刨地呀。

母：（坐凳子上）我也不是落後，反對他給大夥辦事。可他也總得顧一顧自己的身子骨啊！自己身子怎麼樣自己還不知道？要不是在前綫把腿打壞了，他也不能來家呀。
咳！在外面，我操心；回到家裏，還得叫我操心！

妻：媽！你抱抱你孫子吧！我趕快把棉襖領子上起來。

母：（接過孩子，逗引）魁兒啊！快長大了吧，好幫着你爹爹去刨地。

妻：（坐炕上，一面縫着）等他長大了，就用不着刨地啦，到那個時候就使喚上拖拉機啦，你沒聽他爹爹都管他叫小拖拉機手？

母：嘖！嘖！他爹爹就會念喜歌。

妻：媽！你不信？

母：（笑了笑）哼！

妻：（想說什麼，看看媽媽不開心的樣子又改換話題）哎！

媽！吳大娘是說今天來看你老人家嗎？

母：他找人捎口信，說是今天來嘛。

妻：等吳大娘來了，你老親家倆這回可得商議商議啦。

母：商議什麼？

妻：俺妹妹結婚的事呀，她今年十九啦，也該操辦操辦啦！

母：哎呀！這個事咱可做不了主，你還不知道你妹妹那個「體性」？前兩天我剛一露口，就叫她一槓子給砸回去啦！（搖擺着孩子）噢！噢！……可她說的也在理呀，兩個人的歲數都還不大，你妹妹也心盛，往前奔馳的那個勁頭哇還正大着哩，說是過年要進什麼……什麼……那個名挺怪的，叫什麼學校。

妻：噢！是會計學校呀。

母：對呀！對呀！這個古里古怪的名，可真咬嘴，說是從這個學校裏出來，就能通打通算的啦。

妻：對呀！你看我，還忘了這回事啦，這麼說，等她學習出來再結婚也不晚。

母：是啊！隨她吧，我也操夠這份心啦。（沉思了一下）咳！要說起來，這門親事，我還真不當意哩。

妻：你說吳德功……

母：吳德功這孩子，倒是不賴歹，莊稼地裏是把能手，這陣子上了工廠，聽說也幹的挺好。

妻：那麼，你是不滿意吳大娘？

母：吳大娘更沒有挑，俺倆的娘家是一個村，從小在一塊長大的，誰是什麼「體性」也都摸得透，現在雖說隔得遠了些，可還斷不了來往，要不你妹妹會瞅上了吳德功？

……哎！針腳不用縫的那麼密呀！一個領子唄，上起來就行啦。

妻：行啊！媽！我說，媽！你到底為什麼還不大滿意這門親事呢？

母：咳！我就嫌他家底太薄啦。

妻：媽！我看你這個想法……

母：怎麼？

妻：有點…有點（找不出適當的字眼）太那個了。

母：你說我是個舊腦筋，是不是？

妻：（笑了笑）

母：孩子！你們年輕人，不知道當老人的這份心情啊！你想，你妹妹要是到他家去了，還是跟咱以前那樣愁吃愁穿的，你說我能舒心嗎？

妻：吳大娘家裏過的也不錯呀！

母：今年春天吳大娘來，不是說日子還挺累？

妻：那是因為她家裏攤了喪事。就說咱家吧，看起來過的不錯，可要是攤上個三災八難的，也當不了撐不住呀！

母：哎！你這話可真說到我心眼裏去啦。我早就這麼想過，咱的日子這兩年過的不錯，可也不能打個鐵箍箍着，保險不攤什麼事。咱可不能是屬老鼠的，光看眼前哪，我早就打下了一個主意，……

妻：什麼主意？媽！

母：（想了想）事情還沒有辦妥，你可別先聲揚出去，孩子。

妻：你說吧！媽！

母：咱今年莊稼收成的不錯，我合計了一下，管什麼花費都去了，還能剩兩千多斤糧食，我打算拿這些糧食去買塊地。

妻：買地？

母：是啊！前天孫老五露了個話給我，說是二老頭要賣地，你知道賣哪塊？

妻：哪塊？

母：就是村西頭「麥子窩」那塊。你說，要是咱把那塊地買到手裏，那不是燒了高香磕了響頭啦。先說吧，這麼一來，跟咱那塊地一下子就聯成一片啦，耕起來，一犁耕到頭，跟鏡子似的，要是種上莊稼，齊刷刷的一片，你說，那有多好！（她這一興奮，不由得把孩子顛了一下，顛哭了）噢！噢！……好孩子！別哭！別哭！你奶奶想地想迷啦，連孩子也不顧了，噢！噢！……

妻：媽！我看！魁兒他爹怕不會願意，他不是眼前正辦合作社？

母：叫他操辦吧，咱可不幹！沒吃過死羊肉，還沒看見活羊走？吳大娘今年春天來的時候，不是說過，她們合作社裏成天價打麻煩。這次她來，我還打算勸勸她哩，可別一條道走到黑。

妻：那是社才成立起來，現在也許就不那樣了。我聽魁他爹說過，合作社可是條新道路哇！

母：管它什麼新道舊道的，我認準哪條好，我就走哪條。
（妻又想說話，被母攔住）我看振明也算迷了這一竅啦，我老想指點指點他，可他成天價總是忙的不沾家。

咳！別看他在隊伍裏又立功又當模範的，要是講起住家過日子的道道，他可就不如我這個老婆子啦。再說，他今年春天才來的家，村裏的事，他還不全摸底呢。光閉着眼地瞎忙，忙一頓，我看少不了落一堆埋怨。你說呢？

妻：（不便加以可否）啊…嗯…這…（忙用棉襖解圍）媽！你看這針腳還密不密？

母：（看了看）行啊！行啊！（孩子睡了，她把他放到炕上，蓋好了被，又輕輕地拍打了幾下）

妻：（縫好棉襖）媽！縫好啦。

母：（接過來）我穿上試試！（穿上，在鏡子前端量）挺合適的，對啦，我就這麼穿着吧，你說好不好？

妻：（順水推舟）好啊！天也冷了，你就穿着吧！

母：哎！孩子也睡啦，我看你快到供銷合作社去趟吧！吳大娘多半沒到咱家來了，這次來得好好招待招待她，你多割點肉！

妻：割多少？

母：就割三斤吧！菜咱家裏有。你再看看有魚呀什麼的，也稱上幾斤。（拿錢給妻）這是七萬元錢（舊幣，下同）。

妻：媽！怎麼用這麼些錢？

母：你忘啦？不是還得扯布嗎？

妻：噢！（笑）

母：你笑什麼？

妻：（仍笑）……

母：你怎麼啦？笑什麼？

妻：媽！你不是常說，你小時跟吳大娘在一塊，遇着事就好比量，如今還存着那麼股子勁。這一次，是不是又打了那麼個譜？你看！單等這個節骨眼扯布，還……（看了看母穿的棉襖）

母：（說到心裏去了，笑）你就是沒有不知道的事。哎！也算叫你說對啦，這一次吳大娘來，我不光要叫她看看咱過的日子，還要把那個事跟她說一說哩。

（姜春霞在母說話時由外門上，走到裏屋門口）

妻：哪個事呀？媽！（母示意，妻會意）噢！噢！妹妹回來啦。

春：媽！你跟吳大娘說什麼事呀？

母：沒有什麼事。

春：剛才我進來聽你說來。

母：噢！噢！那個事呀，這還不到告訴你的時候。

春：有什麼事還得保守秘密？

母：你就不用問，反正媽是替你們打算的。

春：到底是什麼事？（考慮，若有所悟）噢！媽！你不說我也知道啦。

母：你知道啦？

春：嗯！（忽然嚴肅地）媽！這個事可不能由着你！

母：（一楞）不能由着我？（生氣）怎麼？我就什麼事也不能做主啦！

春：這用不着你做主，我們自己會打算。

母：你們會打算個屁！哼！這個事我算拿定了主意啦，說什麼也不能任着你們的意！

春：（氣極，爆發地）你想包辦？

母：嗯！我就包辦怎麼的！看瘋的你，這也用你插嘴？

春：你包辦就不行！

母：不行？看誰能擋住我？

春：婚姻法就能擋住你！

母：（出乎意外）婚姻法？

春：是啊！婚姻法就不能讓你包辦兒女的婚事。我告訴過你！我寫信去商議他來，過了年我要去學習，一年以內不結婚。你就是跟吳大娘商議好了，俺倆也不同意！

母：（不由得笑起來）哎哟！你怎麼扯到這上頭來啦？誰屑管你們的這些韭菜蔥！

春：你說的不是這個事？

母：你們願意什麼時候結就什麼時候結，我不給你們操這份心！

妻：（在她們母女爭吵的時候，開始是驚異，明白了以後又極力抑制自己，這時實在忍不住了，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春：（難為情地向妻）你……你笑啥？

母：（向妻）叫你去買東西，你倒看起熱鬧來啦。（笑着推妻到外屋）快去吧！

妻：（到外屋拿了籃子，又轉向裏屋，朝着春用手指劃了指劃自己的臉）丟！

春：（向母）媽！你看俺嫂子……（朝妻走過去）你……

妻：（笑着由外屋門跑出去）

春：（回身向母）媽！到底是什麼事呀？（撒嬌地）你告訴

俺唄！

母：你以後就知道啦！現在八字還沒見一撇，要是嚷嚷出去，怕是事情就不好辦啦！有便宜的事，誰看着不眼熱？

春：（鼓嘟着嘴）你這個老人家真彆扭！自己的閨女，還拿着當外人。

母：倒不是拿着你當外人。你這個「體性」，我還不知道。嘴那麼淺，有啥話也裝不住。告訴你，你到外面一咧咧，什麼事也砸了鍋啦。

春：你不說拉倒，這又不是一頓飯，不吃飯的慌。（欲下）

母：你上哪？

春：我給軍屬馱泥去。

母：咱那個牲口不挺妥，上山爬崖的，你可多加小心！

春：這用不着你囑咐！（由外屋門下）

母：（自語地）這孩子，跟她哥哥一樣，給人家幹起活來，就什麼也不顧啦。（背向裏門坐在簸籬跟前，剝起苞米來）

（孫由外門上，向右邊屋裏看了一下，見沒有人，又轉身回來）

母：（聽外屋有聲音）噉嘶！這些窮鷄，又進来啦！（抓起一個苞米棒，向外扔去）你給我滾出去！

孫：（聽見母說話，正向裏屋走，恰巧苞米棒落到腦袋上）哎哟！（忙摸着腦袋）

母：（忙站起來）咳！你看我！這怎麼好！沒想到是你來了。

孫：（苦笑了一下）不要緊！不要緊！

母：他五叔！快進來吧！